

多动症患者的双面人生

健康时报记者 徐诗瑜 刘静怡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他可能是多动症。”

湖南省脑科医院精神科主任周旭辉第一次见到振振（化名）时，他几乎一刻都停不下来。

振振时而摸摸诊疗台上闲置的书，时而摸摸桌上放置的小摆件，就诊全程在椅子上晃来晃去，根本停不住，后来干脆在诊室里四处乱走。

通过家长的病史介绍、神经心理量表测试和精神状况检查，年仅8岁的振振当即被确诊为ADHD，也即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

2020年3月发布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早期识别、规范诊断和治疗的儿科专家共识》中提到，

我国儿童ADHD患病率为6.26%，患病人数约为2300万人。

不过，根据《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我国ADHD患者的就诊率仅为10%。



▲湖南省脑科医院精神科主任周旭辉为患者进行心理疏导。 受访者供图

【阅读提要】

■强强（化名）的症状是从幼儿园开始出现的。他比正常小孩更加淘气和调皮，喜欢晃来晃去，喜欢对人扮鬼脸……在父母眼中，强强极少有坐得住的时刻。父母带强强去医院检查后，他被确诊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

■振振和强强的人生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治疗和不治疗成了ADHD患者人生的分水岭。及时就诊、及时治疗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一个患儿的确诊，往往需要学校、家庭、医院的三方联动。

■湖南省脑科医院精神科主任周旭辉曾接诊的一名患者被诊断重度抑郁，她建议患儿立即住院治疗。家长却问：“孩子考试还没考呢，能不能考完试再请假？”患儿已经有高度自杀的风险了，家长却还在忧心考试，这对于精神疾病的确诊、治疗形成了强大的阻力。

一个患儿的确诊， 需要学校、家庭、医院的三方联动

振振是学校里“最调皮”的孩子。上课时，他能集中注意力听老师讲话的时间只有短暂的七、八分钟，他会不自主地拉扯前排女同学的辫子，拿着橡皮擦到处擦来擦去。在家里，大发脾气、胡乱摔东西也是常态。

“孩子是不是缺少关爱，想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振振的父母长期在西北工作，因为振振的“特殊情况”，他们毅然辞职回到了湖南长沙，决心把那些缺失的时光、缺少的爱弥补回来。苦口婆心的大道理充耳不闻，乖乖听课就给小红花的奖励机制也运行不下去。老师再一次找到振振父母时，提到了“退学”。

他们能感受到孩子的对抗感。老师嫌弃、同学排斥、父母失望，很难想象振振将来的人生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

但是，这条分叉处的人生轨迹被一名心理老师改变了。她曾听过周旭辉对ADHD的宣教：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包括多种临床表现，首先是注意障碍，注意力难以持久，容易分心，不断从一种活动转向另一种；其次是活动过多和冲动，患者很难安静下来，精力过于旺盛，表现为小动作过多、到处乱跑或攀爬；最后是学习困难以及神经和精神发育异常。

“带孩子去精神科看看，如果是多动症，咱们就早发现、早治疗。”这句建议给了振振一次“重启人生”的机会。在此之前，振振父母因为多次失望的累积，几乎想要放弃这个孩子。确诊一段时间后，周雅辉再次见到振振父母时，能够明显感觉到他们昂扬的情绪：“通过药物治疗，振振的变化非常大！上课不再乱跑了，学习成绩也提高了，老师还经常表扬他！”

强强（化名）的症状是从幼儿园开始出现的。他比正常小孩更加淘气和调皮，喜欢晃来晃

去，喜欢对人扮鬼脸……在父母眼中，强强极少有坐得住的时刻。父母带强强去医院检查后，他被确诊为ADHD。

但是，一直到上小学，强强的父母都没有带强强接受正规的治疗。强强的班主任孙媛媛（化名）介绍，注意力集中不了三秒、每两到三分钟就站起来、坐在桌子上晃腿……在班里，强强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有时还会扰乱正常的上课秩序，无奈之下，她只能将强强的位置挪到角落。

孙媛媛表示，她曾多次与强强父母沟通，但他们却对就诊十分抵触。两年前确诊时，医生建议强强接受两年的恢复训练，但家长却不重视，坚持一周后就选择了放弃，再也没有带强强进行过行为矫正治疗。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罗蓉告诉健康时报记者，虽然ADHD是发育性疾病，但患者也会受到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心理状况等其他因素影响。

周旭辉举例称，孩子在做一件事情时，如果家长经常打扰，会破坏孩子注意力的集中。甚至存在“秒表家长”，无论孩子在做什么，都要严格按照时间规划来做下一步，容易对孩子的注意力发育产生负面影响。

振振和强强的人生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治疗和不治疗成了ADHD患者人生的分水岭。及时就诊、及时治疗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一个患儿的确诊，往往需要学校、家庭、医院的三方联动。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罗学荣介绍，医院的就诊结果显示，经过评估诊断与积极的治疗之后，70%~80%的ADHD患者都能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